

费定选集

不平凡的夏天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馆



费定选集

不平凡的夏天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馆

I 512.4
182-2

(共两册)

书 号: 10019·3111
定 价: 2.30 元

中华

007053

费定选集

不平凡的夏天

上

主 万 译

叶冬心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费定选集

不平凡的夏天

下

主 万 译

叶冬心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К. А. Федин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Е ЛЕТО

根据苏联外文出版社英文版(1950)译出。并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六卷本俄文版《费
定文集》(1952—54)校订。

封面设计：肖万庆

不平凡的夏天（共两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57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5 $\frac{9}{16}$ 插页4

1983年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8,500

书号 10019·3411

定价 2.30 元

出版说明

康士坦丁·费定(1892—1977)是苏联著名作家，三部曲
《伏尔加河上》、《不列颠的巨工》和《普尔》。见他的生平年表。

不 平 凡 的 夏 天

一切历史上的大事，不仅带来人們精神上的得意、失意和一般的激动，并且还必然带来异乎寻常、远非人力所能阻止的痛苦和损失。对于一个認識到发生的事件是历史一般过程中一部分的人，和对于一个自觉地来支配历史的人一样，这种痛苦并不是就不存在了，就象引起身体上痛苦的疾病被病人知道后，那种痛苦并不是就不存在一样。可是这种人忍受痛苦，和一个沒有体会一切事件的历史意义的人忍受痛苦，是不相同的。沒有体会历史意义的人，只知道今天的生活比昨天的或者明天的要艰难些或是舒适些，好些或是坏些。对于前面的一种人，历史的邏輯使痛苦具有意义；对于后面的一种人，痛苦加在身上似乎只是讓你受苦的，就和人生似乎只是为了活着一样。

沙皇陸軍中尉瓦西里·达尼洛維奇·狄毕奇被德国人俘擄后，正长途跋涉，回到伏尔加河畔赫瓦倫斯克小鎮上他的家里去。苏德交換战俘早就开始了。狄毕奇虽然曾經尽力爭取，可是起先他並沒有被列入遣送回国的人里。由于二次从俘虏营中潜逃，他被关进了科恩尼格斯坦的那座撒克遜古堡。那座古堡是專門拘禁盟軍俘虏中屡次潜逃的軍官的監獄。多年前，米海依尔·巴枯宁^① 因为領導了一八四九年的德累斯頓暴动^②，就被監禁在科恩尼格斯坦的。每逢和法国俘虏們談論到俄罗斯性格

的坚韧时，俄罗斯人总提起巴枯宁，并且从这些回忆中获得了更多的力量，去忍受德国人千方百计地想出来的残酷的刑罚。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天，狄毕奇才轮到乘军用車回国，但是这时他患了痢疾，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一个月，差点兒脱离了尘世。随后他被列入一群有病的俘虏中，乘紅十字会火車經波兰回国。一路上，他始終躺在吊床上。最后，他通过巴兰諾維治的检疫所，到达斯摩棱斯克，走路仍旧感到吃力。他在軍医院里住了一星期，然后出了院。

他到了火車站，待在一群焦急得要发狂的人当中，这群人仿佛只是为了要拖着行李和零星什物打轉兒，这时，他突然笑了。他回想到四年前，大学里的好友們怎样欢送他这个二十三岁的准尉到前綫上去。朋友們拥抱他，吻他，一再重复地說：“再見！不会有多久的！胜利了就可以再見面了！”現在，見面的时候来了。他又站在一个俄罗斯火車站上。这个車站和他參战时上車的那一个多少有点兒相似。当他瞧見自己待在这群人中間，穿着皺折、污秽、褪色的銀灰色軍服，摘去肩章，背着一个雨水漬皺的綠色德国行囊，憔悴、瘦削，眼睛紅肿发炎，凄凉、孤独、生气萧索，面对着俄罗斯，他不禁发出痛苦的微笑。

一个士兵的手提箱角撞到了他的肩上。撞击使他感到一陣痛楚和肚里的空虛——那种不变的、几乎是慣常的飢餓的感覚，象绷紧的弦子似的咕咕叫着，使他的膝盖只是哆嗦。他走向

① 巴枯宁(1814—1876)，无政府主义者，极力反对馬克思主义。他的活动主要在俄国以外进行。

② 一八四九年春，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拒絕接受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制定的宪法，國民議會左翼便号召起义，希望強制施行。人民起义开始于德累斯頓，但由于普魯士軍隊的干涉，終于失敗。

牆壁，卸下行囊，拿出軍醫院里給他的一塊粘牙的麵包，他撕下下面包頭，很快地嚼了起來，大張着嘴，把粘着的面包從牙齒上剝了下來。

從那天起，狄畢奇從西面進入俄羅斯的腹地，不斷地向東南行進，走向那片楔形的黑土地，對於那片黑土地，他在大學生時期到莫斯科去的途中，早就熟悉了。他的行進非常緩慢，常從一個換車站搭上偶然駛到的、擠滿了人的有篷貨車或是空着的敞車到另一個樞紐站去。火車會突然停住，一夜一夜地停留在側軌上，然後又突然莫名其妙地繼續行駛，慢騰騰地穿過田野和森林，直到司機宣布燃料用完了為止。碰到這種時候，旅客們總是咒罵着爬下車來，走到附近的樹林里去砍些樺樹。

狄畢奇坐在貨車敞開的車門那兒，擺動着用藍色奧國綁腿裹着的瘦腿；他注視着眼前緩慢變幻着的景色：犁過的田野，黝黑的村莊；陡峻的路基；用支柱撐着的黯淡的電杆，孤單的知更鳥兒栖歇在鬆弛下垂的電綫上啼叫。這是他的第二十八個春天，它給他帶來了歡樂。小山旁邊，突然現出一片浸在陽光里、已經蒼密高大的鮮綠色冬季農作物，他十分感動，咽喉都變得哽咽了。他貪婪地去領受這片可喜的新綠，一面隨便哼着一個孩子們唱的調子，好像是：“兩隻小鳥飛去了，兩隻神奇的小鳥。”他看了又看，毫不感覺厭倦。森林里的樹木和林間隙地殘株上長出來的嫩枝，斑斑駁駁地生滿了光澤的新葉，還沒有完全舒展開。農民們的矮小、肥壯的雜種牛，有褐色的，有花斑的，四面分散開，擺動低垂着的腦袋，在一朵花還沒有開的牧場上吃草；男孩子們披着父親從前縫帶回來的長大衣，坐在陽光里編鞭子。他們戴着脫毛的帽子，緩緩地回過頭來看火車駛過。偶爾，他瞥見一個女人踏着碎步扶着身邊跳動的犁在畦間行走，一面緊拉

着长长的纜繩，一面向矮脚馬揮着樹條。那匹馬好象就要向前倒下似的。雖然這一切瑣細的事物都是平凡的、熟悉的，但是它們却象某些离奇的、新发现的、第一次看見的东西一样，使他吃惊。一切景象和他战前的回忆一比，都显得渺小、貧乏而簡陋了，但是对他說来，一切都比以前亲切，紧抓住了他的心。

可是在車站上，这种感动的心情却被人民中間發生的劇烈的变化所引起的惶惑取而代之了。这些变化使狄毕奇感到，这班人虽然外表熟悉，却十分陌生。他們总跳下車来，群聚在农民四周。农民总把普通的食物帶到車站上，来掉換士兵和城里人的更普通的东西——火柴、盐、撕开包装的劣等烟絲，以及帶在衣袋里旅行而弄脏了的几块方糖。由于价值和价格間的显著的差别，这类买卖使狄毕奇大为吃惊。他还习惯按照战前的戈比去估計价格，所以他无法了解，为什么一把盐可以輕而易举地換到一只油炸鷄。他媽的，这种荒謬的經济学！可是，倒不是这种新奇的欺騙令人可怕，絕对不是！可怕的倒是聞到市場上食物的气味，看到有的人手指在咯吧咯吧扭断鷄翅膀，有的人牙齿在嚙着白肉，有的人嘴在咀嚼，有的人凸出的喉結在上下移动，上下移动！

狄毕奇，落在人群后面，赶忙朝穿灰色軍服的人們乱哄哄圍着的陸軍商店走去。他設法挤向一个小窗口，那兒砵碼在一些秤的黃銅盘里叮当作响。他把証件从別人头上伸过去，大声嚷道：

“讓一个有病的人进来，弟兄們！一个有病的人，弟兄們！”

他被人挤开了。

“这兒都是有病的人。”

他坚持着，硬挤回窗口，把証件塞到管秤人面前，恳切地請求道：

“我已經三天沒有領到一點兒口糧了。請你們照顧照顧，同志們！”

幾個人立刻帶着惡意的懷疑的神情望着他的證件。

“你撒什麼謊？你昨兒不是領過麵包的？”

他們把證件扔還了他，但是他不肯罷休，硬要他們再看一看，用他那緊張得凸出的眼睛的疲憊目光，用長滿黑鬍鬚和抽搐着的臉，用絕望但是威嚴的喊聲，來表示他對一片麵包的權利：

“不要這樣忙着把證件扔回來！看一看！我是個戰俘——從德國回來的——看看那上面寫的是什麼！”

他的四周寂靜了一會兒。銳利的目光再度查驗他的證件，接着他聽見有人尖刻地說道：

“中尉！你還得等一下，閣下！我們很知道你們，軍官老爺們！”

他們又把他擠開。他的胳膊肘實在沒有氣力去爭取他的權利了。

有時候，碰到這種情形，狄畢奇想中途就停止他的旅程，被雇去做個長工，釀克瓦斯，種馬鈴薯，留在一個村子里，直到時機好轉，並且——最重要的——直到他恢復了健康。但是，要看見他的家、他的母親和他的妹妹的希望，一種在他囚禁時就使他着了魔的希望，推着他向前，假使環境需要的話，他真願意在地上爬到他那遼遠的親愛的赫瓦倫斯克去。

夜晚，當貨車門關閉起來擋寒氣時，旅客們就開始談起話來。狄畢奇在黑暗中只能根據聲音來猜測說話的人是誰。從這些談話里，他漸漸知道了祖國目前的新形勢，祖國正被不斷突起、移動不定的戰綫割裂着。

在科恩尼格斯坦的時候，他就聽到謠言，說有兩個勢不兩立

的俄罗斯。那时候，“內訌”和“內战”两个詞比一九一七年“革命”两个字使俘虏們还要震惊。在回国的途中，狄毕奇知道了南部的所有白匪都承認邓尼金是他們的司令，而西伯利亚却在海軍上将高尔察克的手里。高尔察克已經宣布自己是俄国的最高統治者。这些南部和东部的庞大的軍队（包括所有的哥薩克騎兵和以前俄国陸軍中絕大多數的軍官），正计划在伏尔加河流域会师，这样形成对莫斯科的包围，莫斯科方面为了保卫各苏維埃，正不断地動員人民参加紅軍。以前，狄毕奇从沒有听說过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但是，一直到革命的时候，他也从沒有听說过任何一个紅旗上現在表彰的那些姓名。他因为自己不知道这些事情，很感慚愧，設法想掩飾起来，把这归咎于他的落后和他做俘虏的原因。他知道內战也正在俄国西部、北部、南部和东部进行，而各部的白匪也都在他聞所未聞的將領指揮下作战。这些白匪到处都由工人、水手和以前的士兵所組成的苏維埃軍队对抗着，这使他很惊奇。他現在明白了，为什么科恩尼格斯坦的法国俘虏指摘俄国人背信了；俄罗斯的盟国早已不再是她的盟国了。他發現不論战争在哪兒进行，法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就在哪兒干涉俄罗斯的事情——在北部和南部，东部和西部。他因为自己不了解这些大事的原委，很感不安，但是他看得出来，他在車站上和火車上听着他們談話的那些人中間，有許多人并不比他知道得多点兒，虽然在狄毕奇被囚的时候，他們却是这些大事的目击者，甚至是自願或非自願的参預人。他觉得这些事要求他拥护一方，但是他对这一点却全无准备。他只知道，如果他承認白匪是对的，那末帮助他們的法国人也是对的，然而他决不能承認这一点，因为那无异于承認，在科恩尼格斯坦攻击他的法国人也是对的了；但是他恨他們，因为他

們說到俄罗斯时那样痛恨。一切其他的事情在狄毕奇看来，似乎都是杂乱无章的。当他在关闭着的貨車的黑暗里听着談話的时候，他自己想到，他出生的那个世界，要比他現在置身在內的这个暴风驟雨的世界明朗單純百倍。以前，大家共同和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敌人作战；現在各人都照着各人的意思打仗。弟兄和弟兄打；必須分清：一个弟兄是你的朋友，另一个是你的敌人。嗜，真搞不明白这些离奇和紛乱的大事的意义！于是狄毕奇带着混乱騷动的心情，被火車的搖蕩和車輪的均匀的隆隆声带入了睡乡。

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一陣令人眩暈的飢餓。火車正停在他非常熟悉的洛提士哲伏大樞紐站上。这是战前他时常經過的一座城市。战前，經過这个車站时，他总要光顧一下这里菜肴著名的車站餐室；那兒，长的餐桌上总是摆上一盘盘热气騰騰的菜湯，等待着新到的火車上的旅客。这个餐室还附設有一所訓練学校，訓練邻近村庄里来的韃靼小孩侍候用膳。一切都特別引人、开胃、精美。一听见这座車站的名称，狄毕奇就仿佛擦亮了鏡子看見一大排延展开去的橘黄色边的湯盘，菜湯里浮着金黃色的油，上面繚繞着一圈圈热气。每一盘前面，放着一些炸成淡褐色的小包子；花盆后面露出一片片雪白、多孔的面包。韃靼侍者，手里拿着餐巾，用膝盖抵开沉重的椅子請客人坐下。

狄毕奇全身都被飢餓所引起的欲望紧扼住。他向貨車外面张望，看見不远的地方有一群人围着几个女小販們。他不顧身体虛弱，跳下了火車，走到月台上，跑向那一群人。他已經作了个決定，一个早就逗引着他的決定；他要用他的德国行囊去換一些食物。他迅速地從肩上取下它来，把里面盛的毛巾、汗衫和水

瓶都塞进了衣袋和上衣的胸口，然后抖抖袋子，把它抹抹平，挤进最近的一群人丛中去。

一个棕褐色脸的鞑靼老婆子，生着泪汪汪的、害砂眼的眼睛，蹲在一只用粗麻布遮住一半的篮子面前，从敞开的一边，露出一罐酸奶和几只油炸鸡。

“我拿这只袋子换两只鸡，”狄毕奇模仿着他所听见的四周的喧嚷，这样喊叫。

鞑靼老婆子用头巾的一角揩揩眼睛，继续默不作声地坐着。

“喂，怎么样，老板娘？瞧瞧这是个多么好的买卖，”狄毕奇说，声音里有点犹疑。

老婆子拿起行囊，用打皱的手指把它翻转过来，然后一语不发，把它退回去。

“你懂俄罗斯话吗？”

“为什么不懂？这不是咱们的袋子，”鞑靼人突然说。

“不错，不是咱们的——是外国袋子，比咱们的好。瞧，它有油布夹里。不透水。拿去，换两只鸡！”

“带子都断啦，”老婆子安详地反驳他。

“没有断，只稍微破了一点儿。你可以把它缝好。”

她又把行囊拿起来。

“一个大窟窿，”她摇摇头说。

“你可以把它补好，”狄毕奇回答，把袋子硬放到她的膝上。

她不愧不忙地把它翻过来，摸摸夹里，看看四角，又退了回去。

“你给我点东西交换，给我点东西交换，交换！”狄毕奇把袋子翻转过来，喊着说。

“喏，拿去这只小母鸡，”鞑靼人说，一面从篮子里掏出一只

鷄來。

“這不是鷄，這簡直是只小鷄崽兒，你這吝嗇鬼！”

“我不是吝嗇鬼——你才是吝嗇鬼哩！”她很鎮靜地反唇相稽，一面把那只炸得焦黃和油光光的小母鷄橫放在其他几只鷄上。

“那末，好吧，”狄畢奇不耐煩地說，一面把行囊卷起，仿佛預備立刻走開，但是卻沒有氣力走開，又不能把目光從鷄上移去。“就把你的那只小鷄崽兒給我，另外再加上那一罐酸奶。算是個便宜貨。”

“為什麼一罐？罐太大了，”黠靸女人回答。“喝一杯吧！”

“媽的，好吧，斟一杯，”狄畢奇軟弱地說，伸手去拿那只鷄。

“什麼‘媽的’？什麼‘媽的’？”女人突然大聲喊叫。

她氣憤憤地一抬手，把粗麻布拉蓋在她的貨品上；她趕快開始揩揩眼睛，同時用她那令人不解的語言喃喃地嘟囔着。

“哦，好啦，好啦——就不說‘媽的’，”狄畢奇抑制住惱怒和焦躁，几乎是恐怖地說，一面又把鷄上的麻布拉开。

老婆子愠怒地拿了行囊，放在腳跟前，開始把酸奶倒出來。

狄畢奇貪婪地望着淡紅色的乳塊和甘美的乳皮落進杯里去。目擊這場買賣的士兵們也盯着牛奶；這使他很不安。他微微轉過身，仿佛不是咽，而是把冰涼、潤滑的酸奶和乳塊一起灌下了喉嚨。

他舐舐鬍鬚，感到一種特別鮮美的滋味，它使他想起了童年。接着，他揩去額上泛出的虛汗，大踏步走過廣場到車站去。途中，他用先前常常看到眼熱的那種手勢，扭斷了一只鷄腿；他正預備把鷄腿放進嘴去時，忽然聽見一聲又驚又喜的喊叫，

“朋友們！有一班火車要駛往奔薩去，來呀！”